

1960年第8期（總197期）

缺封面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 能言鸚鵡毒于蛇

——揭露梵蒂岡制造冷战的滔天罪行

·朱世昌·

阮无利校

1960年1月7日，在羅馬的聖瑪利亞·馬大肋納大教堂內演出了一幕丑劇。這幕丑劇的名字叫作“社會主義國家狀況報告會”，出場的主要角色是新近被任命的教廷聖職部（宗教裁判所）秘書長的奧塔維亞尼紅衣主教，而幕後的導演人却是華爾街黑色帝國的喝血魔王。演出這幕丑劇的目的是污蔑共產主義，干涉社會主義各國的內政，並用來毒化國際氣氛。

大家知道，最近一個時期，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斷努力和全世界人民普遍要求和平的強大壓力下，五角大樓的冷戰騎士們迫於形勢不得不作出某些“和平”的姿態；但是，以擴軍備戰作為

命根子的美國壟斷資本家們就象貓頭鷹怕見太陽一樣，從來就是非常害怕世界局勢的和緩，也從來沒有打算使世界局勢達到真正的和緩，所以，他們就煞費苦心地策劃導演了這幕丑劇。艾克也清楚地知道自已的名聲太臭，直接出面會使本來就不那麼家樣的“西洋鏡”完全揭穿了，因此，左思右想，找來找去，結果找到了梵蒂岡這個奴才來充當馬前走卒。看來，美國總統的眼光還是不错的。朗卡利在接到這個任務後真是感激涕零，受寵若驚，為了報答美國老板的知遇之恩，他發動了幾乎全部的電視、廣播、報刊等等宣傳機器，日以繼夜地造謠生事，進行反蘇、反共、反和平的欺騙宣

傳，竭力要引起羅馬市民對這幕“冷戰丑劇”的注意。就在“教皇陛下”的智囊團的精心布置和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戰爭狂想曲中，罪惡的帷幕終於迅速地拉开了。

憑心而論，奧塔維亞尼這條早已博得“冷戰紅衣主教”綽號的壟斷資本家的哈吧狗在主演這幕丑劇時，確是賣盡力氣。你看，他就象瘋子一樣披頭散發在地上大爬大滾用仇恨得發抖的魔爪揮舞着鬼頭刀，口中噴射着反社會主義的毒涎向着共產黨沖來，他惡毒地把歐、亞人民民主國家經過反對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而獲得的解放，和他們對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的選擇，歪曲成為蘇聯侵略的結果，他更無恥地把這些國家黑暗的過去說成是“自由”的“天堂”，而把它們的光輝現在說成是“被奴役”的“地獄”。按照他的說法，正是這些“天杀的無神論者”“褻瀆了耶穌”，“殺死了亞伯”。他越說越得

意，也越罵越起勁，特別是當他想起，就在這一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政府的總統格隆基竟胆敢違背教廷的禁令，擅自去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因格隆基突然患病，後來延期到二月里進行——筆者）的時候，他暴跳如雷地吼叫道：“現在誰也不怕同新的惡魔握手了，不但如此，而且還展開了競賽，——所有的人都力圖儘快地同他們握手，並且同他們笑臉相見”接着，這個披住綉着“榮主救靈”字樣的華麗外套的聖職部的秘書長就板着鉄青的面孔，露出白厉厉的牙齒，声色俱厉地痛斥西方政治活動家的“可恥的”叛逆行為。可以設想，如果奧塔維亞尼能夠隨心所欲，他一定會象領導宗教裁判所的他的中世紀的前輩那樣干脆把這些“異端者”綁在火刑柱上活活地燒死。可悲的是，梵蒂岡的黃金時代已經從地球上一去不復返了。奧塔維亞尼這種充滿了血腥氣息的冷戰叫囂，不僅遭到了世界各



因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的谴责，就连意大利垄断组织的喉舌“国际关系”周刊也忍不住指责道，红衣主教的传道是“不能容忍的”；都灵的“邮报”则更以锋利的笔触剖开这伙手巾上浸着辣椒水眼泪汪汪的虚伪的福音的和平使者的腐烂的灵魂。它辛辣地嘲讽道：

“天主教徒到底在哪里？难道我们能将匿名的刽子手——种族暴行的组织者叫做天主教徒吗？或者把我们自己叫做天主教徒？要知道我们是用基督教义来维护我们的利益的，而且是常常以基督教义作为捍卫我们的文明的武器。既然如此，到底是誰褻瀆了耶穌呢？”就在这种众目怒視众口怒叱的情况下，跳梁小丑朗卡利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把奧塔維亞尼喊了去，假惺惺地申斥了一通。这一小撮妄想扭轉时代巨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幽灵，就是这样再一次地用他們赤裸裸的冷战行动給世界人民証明了：梵蒂岡的帝国主义本性是沒有也永

远不会改变的。而他們那种在和平力量的憤怒反击下龟縮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掙扎的丑相，又将记录在人类的历史上，永远地启示着所有正直善良的天主教徒更好地認識这些自封的“基多代表”的无耻与卑劣！

应该指出，在这幕群魔乱舞的百丑图中，主角奧塔維亞尼并没有白費力气，他的“功績”也是不可磨滅的。他不但揭开了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的面具，而且还无意地为朗卡利的圣诞节祝詞作了恰当的注解，彻底地摊开了梵蒂岡的狼子野心！

人所共知，1959年12月朗卡利在他那篇恶名昭著的圣诞节祝詞中，曾經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侈談和平。他装腔作势地对“近来发生的那些造成了所謂緩和的气氛的事件”給予了肯定的估价，并且声称梵蒂岡衷心欢迎“任何能有助于使人类免遭新的灾难、新的战禍、新的大規模破坏的認真的主动

步驟”同时还煞有介事地号召消除“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但是，就在这番冠冕堂皇的开场白之后，这条花色斑斓的蛇蝎就绞尽心血地搜集了梵蒂冈辞典上所有的恶毒字眼，对伟大的共产党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他流着毒液似的眼泪悲天悯人地说道，共处“失去了各国人民互相依赖的精神，它在各国人民之间立下了屏障，在屏障后面笼罩着互不信任、害怕和恐怖的心理”显然，按照“仁慈的教宗”的这种丰富的想象，共处不仅远非真正的和平，而且简直是不人道的。因为共处似乎排斥了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排斥了精神财富的交流，而且各个国家就象森林中的野兽在饮水时相遇那样，只是彼此相对怒吼，然而暂时还顾不得互相吞噬。请看，建筑在共处基础上的和平前途被朗卡利描写得多么凄惨可怕，这真象是一部典型的美国“恐怖小说”的翻版；说实在，这种完全颠倒黑白，无视现实的奇谈怪论，看了不能不使人作呕三日！特别是出自以“和平天使”自居的梵蒂冈之口，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对于这种荒谬的论调，赫鲁晓夫早就用他利刀一样的笔，划破了形形色式的和平的敌人用以掩盖冷战罪行的虚伪无耻的言词，挖出他们包藏着毁灭人类的大阴谋的狼心狗肺。他写道：“不管某些敌视我们的宣传家们怎么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处并不是说他们只是用高高的围墙分隔开来，彼此承担义务不向墙那边投掷石块和污泥。不，和平共处不只是单独的共居，虽然没有战争，但却经常存在着未来发生战争的威胁。和平共处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在最好地满足人们一切需要的事业中的和平竞赛。”①这里，我们不妨再随便举个例子。众所周知，比莱是印度的一个小村庄，但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那里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冶金联合企业，并且已经炼出了第一批

鋼。1月23日，苏联部长會議副主席科茲洛夫在比萊的一次公开演說中，曾这样說道：“近几年来印度每年向苏联购买大約30万吨鋼，随着比萊和其他冶金工厂的建立，我們失去了这个市場，但是，我們一点也不发愁，相反地，我只会为印度将有自己的鋼而感到高兴”<sup>①</sup>。試問恶毒的巫婆朗卡利，你說苏联这种伟大而崇高的行为是共处、友誼的表現呢，还是相对怒吼互不信任的表現呢？試問天下难道还有比梵蒂岡上层反动分子这样当面撒謊而不臉紅更为卑鄙无耻的人嗎？

值得人們警惕的是，朗卡利的阴险毒辣还不仅在这里。他还巧妙地利用着和平共处的思想深入人心的时机，在閃爍着曖昧的詞句下偷偷地販运黑貨，拼命地兜售用紅紅綠綠的花紙包着的毒藥。他說：“在人們的心里还没有培养起兄弟般的情感以前，和平就不会有巩固的基础”，所以在那吃人不

吐骨头的万恶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千千万万个掙扎在飢餓綫上的劳动者应该和那些脑滿腸肥的資本家和平共处。朗卡利厚着脸皮地表示梵蒂岡希望能够調解“那种常是国民之間的深刻的糾紛和分歧，例如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間的糾紛和分歧……”这下真是应上了中国的俗話：图穷匕首見。这个道貌岸然，紧紧裹着黑长袍，口誦“天主，圣母——阿孟”的“至圣圣父”，所拼命兜售的这付据說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原来就是号召工人階級放弃階級斗争，叫嚷共产党人退出历史舞台。應該說，其用心不可謂不险恶。然而，不管是他披上了“超政治、超国际”的羽衣，还是搖晃着“仁慈博爱”的破旗，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看出了他是一个不

- ① 見赫魯晓夫：論和平共处（外交季刊）。轉引自卡尔洛·埃斯波西托，“再論和平共处”。
- ② 引自卡尔洛·埃斯波西托，再論和平共处。（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0年第3期）。

折不扣地挂着用人头骨作念珠的凶恶的敌人；杰出的政論家卡尔洛·埃斯波西托在其所著“再論和平共处”一文中，就曾怀着鄙視、憎恶的心情笑罵道：

“我們暂时假定出現了这种不可能有的情况：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遵循梵蒂岡的建議自动解散，并号召无产阶级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政府就会立刻消灭工人所取得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成果，并使他們处于奴隶状况。同样，非常明显，工人阶级决不会安于那种处境，他們会重新进行斗争，并且再度建立自己的领导力量——共产党。显而易见，阶级斗争这一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馬克思別有用心地杜撰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的結果，要求放弃这种思想正象叫我們現代人相信妖怪一样，是不现实的。

“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并不象教皇的祝詞中所說的那

样，可以巩固和平，相反地会破坏和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最坚决的反軍国主义的力量，它能对那些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起清醒剂的作用。

“某些资产阶级活动家想用当代最崇高的思想即和平思想来粉飾资产阶级社会搖搖欲墜的大厦，但是这个社会的性质本身是同这种思想是敌对的，他們的这种发明創造才能是没有前途的。我們共产党人在不同社会制度各国之間的关系上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則，这首先就是說，我們反对資本主义国家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我們深信，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規律性，現今資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自己終于会选择社会主义”<sup>①</sup>

所以，拆穿了，朗卡利这个挂着“十字”徽章的帝国主义奴才，其手法也并不比他的美国主子更高明些。当然，我

<sup>①</sup> 同上。

們絕不是說這位“应运而生”的若望廿三世比之他的前任派契利來就特別愚蠢，愚蠢有時是天生的，更多時候却是無可奈何的。如果說，朗卡利及其鼓手們這次反蘇、反共、反和平的丑劇成了反面教員的傑作，起了一種並非所願的作用，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猙獰本相，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梵蒂岡的整個政策和它的宣傳機構，不都是每時每刻地在努力給全世界人民做反面教員嗎？



(上接第12頁)

主教(白匪，後來改宗天主教)；

斐立羅·卡代萊里翁大主教(現任意大利三軍“總司鐸”)。

基利爾·柯洛列夫斯基大

主教(白匪)；

× × ×

× × ×

大家請想一想看，就是這一小撮魑魅魍魎却居然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是“基多的代表”、“天主的化身”，試問這難道不是對人類尊嚴絕大的嘲弄和對基督聖教的辛辣的諷刺嗎？試問我們難道還能夠再容忍這些以戰爭為生命以屠殺為嗜好的劊子手來繼續地支配新中國天主教徒的命運嗎？不，絕不能！歷史不許重演，畫皮必須戳破，每一個熱愛真理，熱愛和平的天主教徒，都應該在黨的領導下，更高地舉起反帝愛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旗幟，為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天主教顛覆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一切新陰謀而鬥爭到底！

# 魔嘴臉

## ——梵蒂岡是新戰爭策源地的罪証之二——

· 严 峻 ·

若干年来，梵蒂岡就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現在它更成为国际反苏、反共的阴谋中心和新战争的策源地。我們只要打开阴森恐怖的拉特兰魔宮的铁皮大門，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在金碧輝煌的盘龙宝座上的朗卡利起一直到袍笏登場的紅帽子止，无一不是双手沾滿了和平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在他們当中，有希特勒的帮凶，有封建势力的余孽，有法西斯党魁，也有新战争的挑撥者。正是因为这一批牛鬼蛇神都具有这一付血腥的臉譜，所以才得到华尔街大老板的赏識，成为美国五角大楼的中央情报局的“別动队”。

現在，就請大家看一看这一小撮挂着“傳教救灵”徽章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猙獰本相吧！

### 鮮血販子斯貝尔曼

这个現任美国少將軍銜“隨軍总司鐸”的紐約紅衣主教，是今天梵蒂岡领导集团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远在1925年，他已經在梵蒂岡国务院中任职，并曾先后参加了梵

蒂岡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間的拉特兰条約的准备工作；参加了拉蒂（庇护11世）于1930年发起的反苏“十字軍”的組織工作；参加了1931年为“工人問題”而写的“四十年通諭”的起草工作；参加了1933年梵蒂岡与希特勒之間的“巴



本条約”的簽訂工作以及改組梵蒂岡情報機關和新聞處等其他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又擔任羅馬教廷派在歐洲的美國新聞社的秘密通訊員，專門從事搜集有關蘇聯的政治、軍事情報。從這個時候起，他就在美國與梵蒂岡之間的骯髒的政治交易中扮演着一個可恥的角色，策劃創造新戰爭的罪惡陰謀。戰後，斯貝爾曼更是經常乘着軍用飛機或軍艦往來於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基地，並同政治僵屍佛朗哥、蔣介石、吳庭艷、李承晚等反動獨裁政權保持着密切的友好關係。最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美國間諜華理柱的審判就以確鑿事實證明了解放後，以龔品梅反革命叛國集團為中心的全國各地天主教會的一切陰謀破壞活動，就是他在1948年奉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的密令來華具體部署和幕後指揮的。近年來，他還仆仆風塵奔走於歐洲、拉丁美洲、中近東和遠東等許多地區，為

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效勞。對於他這種赤裸裸的侵略行動，就連美國報紙也忍不住憎惡地指斥斯貝爾曼的“旅行”，是一種“梵蒂岡陰謀分子的邪曲飛行”。

## 反共的急先鋒塔基尼

他是一個老牌的外交官，長久以來，就在梵蒂岡國務院中工作，由於他一貫忠心耿耿地執行梵蒂岡的反動政治路線，積極地充當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的衛士，所以得到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賞識，很快就飛黃騰達，爬上了副國務卿的“寶座”，成為“教皇陛下”最有影響的親信和梵蒂岡外交部——教會非常事務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飲水思源”，塔基尼對他的美國主子簡直感激涕零，逢迎備至。今天，在他直接領導下的“俄國事務委員會”，就是一個大規模地訓練在蘇聯從事間諜活動人員的罪惡巢穴，特別值得全世界和平人民警惕的是，這個組織是

在一些为了同样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傳教士协会”的掩护下进行活动的。例如，美国的“天主教福利会”，法国的“外方傳教会”，瑞士的“天主教同盟”以及意大利的“天主教东方协会”等就都是它的分支机构。

## 法西斯罪魁蒙蒂尼

早在1952年，这个出身于意大利反动議員家庭的前梵蒂岡助理国务卿就发表了他給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針，他說道：“拿破勒斯王朝为确保他領土上的法紀与治安，曾使用过三件东西：丽装艳服、面粉、絞刑台。比起我們来，他多么了解他的子民呵！”今天，他作为米兰大主教，就正在按照这种血腥的法西斯教条行动。他通过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疯狂地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把他們关进監獄，封閉他們的組織，并公开庇护墨索里尼的徒子徒孙。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屠夫、法西斯党的書記长斯可柴

就是由他隱藏在米兰大修院內而得以逍遙法外的，为什么这位宝貨会为此鍾情于殘暴凶恶的法西斯党徒呢？我們只要翻开1944年3月2日的瑞士报纸《Neue Zürcher Zeitung》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报纸写道，在战前，“米兰人不知道到底誰是这一省法西斯党組織的書記，是派兰弟（神甫），还是蒙蒂尼？”

## 納粹战犯巴本

一提起德兰茨·馮·巴本，欧洲人民真是人人痛恨，个个切齿。这个希特勒的帮凶，远在1932年任德意志共和国的内閣总理时，就已經积极培植法西斯毒菌，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从各方面一步一步地把德国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他推翻了普魯士的謝維林社会民主党政府，废除了前任总理勃魯宁的禁止冲锋队活动的命令，等等，为独裁暴君希特勒的执政开辟了道路。1933年11月2日，他在埃森发表竞选演



說時，即會恬不知恥地向希魔獻媚道：“自從命運使我成為一個宣揚和復興國家主義的先鋒之後，我就準備以全部的力量來支持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袖，正如我就任內閣總理時，表示要為青年的解放戰鬥運動開辟道路一樣，正為1月30日仁慈的命運選擇我將政權交給我們的總理和元首一樣，今天我必須再告訴德國人民和一切信任我的人——仁慈的天主厚愛德國，在苦難的時期賜予德國這樣一位好的領袖，他引導着德國渡過一切災難和不幸，渡過一切危險和困難而走向幸福的未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得到了克虜伯帝國的青睞，喝血魔王不斷地夸奖他的“功勞”，稱贊他“忠實”，並派他擔任了希特勒內閣的副總理。在長期間，巴本也的確不辱所命，賣盡力氣地為“元首”務服。他曾幫助希特勒重整軍備，積極進行對奧地利和捷克的侵略活動以及解散天主教中央黨等。人所共知，那個惡名昭彰的“巴本條約”就是由他代表法西斯政府與當時教廷國務卿派契利簽訂的。大戰結束後，在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的袒護下，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竟得以逃脫德國人民的正義制裁，並又重新成為西德教權派的領袖和阿登納的特別顧問。不久以前，朗卡利為了表彰他的“功績”竟甘冒犬不韙，接受西德戰爭集團駐梵蒂岡的大使史脫拉維茲伯爵的“申請”，任命他為“御前侍衛”，並賜封“袍劍爵士”的爵位。

## 魔窟四怪

卡拿里、庇雅察、米加拉  
和披薩爾杜

這四個意大利籍的紅衣主教是梵蒂岡國務院中元老派的首腦人物，他們在梵蒂岡機構中幾乎瓜分了所有肥缺，領導着最富有和最有勢力的部門，过着養尊處優的糜爛的生活。例如，封建勢力的余孽卡拿里侯爵是梵蒂岡國務委員會的主

席；前意大利三軍“總司鐸”的庇雅察是高級主教會議的主席（庇護11世時他還會領導過意大利“公教進行會”的活動）；狂熱的保皇黨分子米加拉是教皇的全權代理人，許多年來他還以教廷“聖使”身份在比、捷等國做外交工作，二十年代，因干涉捷克內政而被捷政府勒令出境。至於耶穌會領導人之一的披薩爾杜則是聖職部部長兼任我額略大學的校長。雖然他們的年齡加起來早已超過三百歲，可是却仍舊“倚門賣笑”“賣弄風騷”，妄想博得華爾街大老板的青睞，嚐一嚐“三級寶冠”的滋味。

## 蓋世太保戴西朗

在梵蒂岡集團中，他是一個被公認為“神秘人物”的角色。我們從這位可尊敬的紅衣主教一連串的顯赫的頭銜——紅衣主教會議的主席、禮儀局的局長、教會非常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傳信部的……——來看，他儼然是一位“德高望

重”的“福音使者”。可是如果約略翻看一下他的檔案材料，這位道貌岸然的“基督代表”原來是一個血債累累的劊子手。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就充當了法帝國主義在中東地區的幫凶和忠實的看門狗，擔任陸軍上校，並且是該地區第二處（諜報處）的領導人之一。這個昔日法國“二百家族”的“功臣”，今天却正是憑着這一手而官運亨通，在當今“教皇”朗卡利的領導下“榮任”了東方教務聯絡部部長的原職，具體負責對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近東、中東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和破壞活動（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下面就是這個間諜中心的一部分領導人員和高級顧問的名單：

彼得·阿茄紫訛主教（阿爾明尼亞的反革命分子，早在蘇聯內戰時期，他就和英國干涉者在南高加索搭上了關係）；  
亞歷山大·叶夫林諾夫大

（下轉7頁）



# 應該批判“教會至上”的 反動觀點

天津教區神父 張其明

去年年底我參加了總路綫的學習，在我的思想上的確解決了不少的問題，澄清了一些模糊認識。但是，是否在思想上就沒有問題了呢？事實上還是有問題的。最嚴重的就是一遇到與宗教發生矛盾的時候，思想上總是纏繞不清，覺着不舒服。也就是說，每逢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觸及到宗教問題時，我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為社會主義服務和為人民利益着想，而是宗教問題如何，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放在一邊了。只要教會這一面過的去，行的通，就完事大吉；若行不通，有矛盾，有抵觸時，思想上馬上就產生一種想法：“教會不行了，國家躍進教會躍退了”。這些想法纏繞在自己腦子裏，其原因何在呢？是宗教信仰不自由嗎？黨的宗教政策貫徹得不徹底嗎？不是。宗教信仰自由是黨的一貫的政策，解放後十餘年來我們一直是過着自由愉快的宗教生活，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是絲毫無可懷疑。那麼追本求源，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經過反復的思考，找到了問題的根兒，就是“宗教至上”。至於黨的領導、國家政策在我的思想上認為都不能超過教會，當有些問題與教會發生矛盾時，應當給教會讓路，教會應在“萬有之上”；這也正是帝國主義和羅馬教廷給我的長期的奴化教育的結果。我腦子裏打下了的这个烙印，它根深蒂固，在我的思想上長時期占着主導地位，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現在經過不斷的學習改造，使我对這問題有了

一个初步認識，認識到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宗教信仰是每个信教者的私事，宗教信徒特别是天主教友只是全国人民当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与教会发生矛盾时，教会应当让路，也就是应当服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这是不应该有絲毫的迟疑更不应有所抵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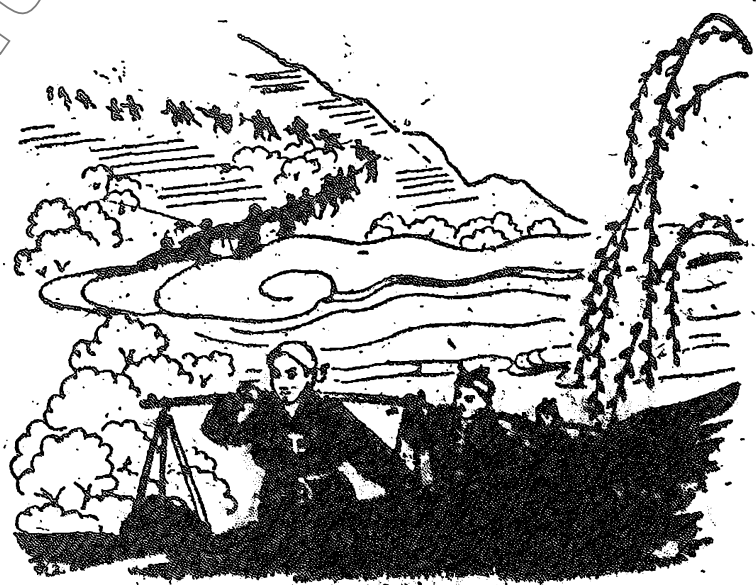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就是“宗教至上”让国家给教会让路的想法，实质上就是不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借口，是帝国主义和羅馬教廷的阴谋，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由此，也就更清楚的說明宗教至上的问题必須要彻底的批判，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个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立場問題，是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跟着羅馬教廷走帝国主义道路的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彻底地解决，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我是一个宗教职业者，願意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在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长期改造的道路上逐步的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放弃那不劳而获的剝削生活，也願意在废除陈規旧制的基础上宣傳貫徹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此，在我脑子里就經常的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近半年来我常这样想：教会本身到底是个什么組織呢？是一个进促社会发展的組織呢？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組織呢？經過反复的思考，从教会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証明，如：教会最高統治机构并以所謂首席自居的羅馬“教皇”一开始就是封建王朝、貴族政客們互相爭夺的目标，为了夺取这个宝座，明爭暗斗，演出了不少見不得人的丑剧，甚至不惜采用流血暗杀。尤其是近代又投靠世界最凶恶的法西斯帝国主义，作着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就更足以証明它的反动本質了。历史証明教会本身

还是一个维护剥削制度的封建组织，在封建社会里为封建统治者务服，在资本主义社会，又为资产阶级务服，所以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每个剥削阶级都把宗教当作至宝来作为它们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去为它们务服，因为剥削阶级很清楚的认识到，当用露骨的政治和武力达不到它们统治劳动人民的目的时，就采用了以“攻心为上”的战术去麻醉劳动人民、去俘虏劳动人民，于是宗教就成为它们剥削统治人民的工具。那么教会是这样的组织，我们神职人员又是属于哪个阶级呢？毫无疑问，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剥削者，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依附帝国主义，过着不劳而获、享乐腐化的可耻生活。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坚决废除教会内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陈规陋矩；坚决摆脱罗马教廷的一

切控制，否认它的所谓“首席地位”；彻底地批判所谓“教会至上”等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现在的国内外形势极有利于我们的自我改造，国际形势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国内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决心抓紧时机，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大破大立。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我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还应该加倍努力。



我于1960年7月份停止接受教友献仪和教区补助，开始

## 兩 點 認 識

天津教区神父

王連才

自食其力了。这是我在半年以来思想斗争较为激烈的一件事，也是我在接受改造道路上的新的起点。起初我对神职人员的剥削生活是非常留恋的，以为当神父是出家人，脱离了家庭，享受些教友们的供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通过参加劳动和学习，慢慢地使我的这个想法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劳动实践中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我在想：我整天在机器旁劳动，汗流满面，非常辛苦，而我的收入若被别人剥削了去，我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特别是当我每月领到工资时，总是有好几种感觉：第一，觉得很轻松愉快，以为这是我的劳动所得，钞票拿在手里也觉得有分量；第二，当我花钱时，也比从前大不相同，该买的少买，可买可不买的一定不买，

不那么“大方”了；第三，我想，我这是劳动所得，吃着、花着安心。我的思想变化逐渐发展到“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剥削饭”的问题上去了。

追溯一下，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我母亲曾对我说过：“你看人家神父吃的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也修道陞神父去吧，省得在家里下庄稼地，受苦受累，还吃不上，穿不上。”又加上我见到神父们的优越生活，并受人的尊敬，在我的思想上就种上了这个根子，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我修道的动机。它使我走向了剥削阶级的道路，同时它也是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反对解放、反对党及其政策措施的根源之一；加上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就使我几乎陷于罪恶的



深淵里去。

我总想：我也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为什么不去劳动？别人流了多少汗挣来的果实，你却坐享其成，并且还要享受得更好，高人一头？你凭什么要这样作呢？你对人民有着什么贡献呢？你过去为哪些人务服了呢？这一連串的問題使我不得不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解决这个矛盾。我深深体会了“剝削可耻、劳动光荣”这几个字的真实含义。我既是真心想靠攏劳动人民，就不能再吃剝削飯。經過几番苦思，终于放弃了剝削。

我对所謂“教会至上”的問題，在这半年來也費了不少脑筋去思考它。我认为我們有些神职人員被“教会至上”这“紧箍咒”束縛得抬不起头來，迈不开步，这是一个根本問題。教会是一个封建体制的机构，不論在“要理”上和“高道理”上都告訴我們要“听命如誓”，又說教会“是神立的”，“国家应当服从教

会”。所謂“教会至上”其实質是甚么？从历史上看，教会一直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不論是各国皇帝都要經過教皇加冕，所謂教会的“黄金时代”也好，还是梵蒂岡投靠法西斯德国，支持墨索里尼的侵略也好，或是到今天的与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也好，这都說明着它只不过是反动統治者的工具而已。所謂“教会至上”，不外是从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都要独吞或瓜分中国，所以梵蒂岡才強調这一点，叫我們服从它，反对祖国的独立、解放，好实现侵略中国的阴谋。說“教会至上”莫若說帝国主义至上更貼切一些。

經過反复地思考，我初步認識到“教会至上”的本質就是剝削工人至上，是帝国主义至上。在现实生活里，教会是不会超然于事物之外而存在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教会本身的組織

(下轉第41頁)

# 修会三願害死人

禁青

却一直被修会的封建制度紧紧束缚着，我劳动所得的工资，经常是几百元几百元地交给修会。直到去年，赵县教区负责人仍然以“会规”的压力向我索款，扬言：修女存款不准超过五元。虽然今天我们祖国站起来了，人人都享受着社会主

我义的幸福，但是在我們教会里，有很多修女和我一样，还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獄里，忍受着奴隶的悲痛，任人盘剥和宰割。

廿多年以前，我和不少的姊妹們一样，怀着一颗天真的心要走“成圣”的道路，当时我观察了北京“仁爱会”和“若瑟会”，觉得这两个修会由于直接、間接地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异常黑暗，于是决定入赵县教区的“德来会”。赵县教区是由中国主教主持的新教区，修会是新建的，我天真地认为，这样的修会一定会好一些的，我于是选定了这个棲息之所，决定在这里修行。但是，多年来的生活实践証明，“天下烏鴉一般黑”，在“羅馬教廷”反动控制下的教会和修会到处都是一样，沒有甚么本質上的区分。修女院的院长儼然如封建主，修女就是他們掠夺、压榨的奴隶。

1938年6月29日这天，我病了。主教为了照顾病人，給



了六斤肉，当时的米院长见到了，却气愤地说：放一边吧！炊事员一再催问，院长说：没我的话，任何人也不许吃。这几斤肉在六月天气里放了一个星期，臭了，但是没人敢动。炊事员提议叫大家吃，而院长却狡猾地说：主教把肉给病人吃，别人不能动。后来，院长叫把六斤臭肉加上两个大南瓜给我蒸包子吃，这饭吃不完，不准吃别的东西，连喝粥也不行。我只有服从院长的命令，吃了半个月的臭包子。别的修女给我送饭来时，没有一次不掉眼泪的。

修院的修女们都受罪，并且受着“三愿”的束缚，但院长除外，她可以胡作非为。她养活着一条狗，晚上同它一起睡，修女们都看不惯这事，但谁反对，就要遭到院长的责斥。更叫人气不过的是，修女们吃不上东西，院长却拿来喂狗。修女的生活就这样连狗都不如的。

1939年，院长领着修女们

在婴孩院堂内念经，一气跪三个小时，修女们跪在平地上，院长在跪凳上，还铺着厚厚的绸棉垫。有一个修女姓申，忽然晕倒了，院长过去就踢一脚。修女们说：她是晕倒了。院长不但不听，反斥她“装蒜”，立即令人把她拉到院内跪着，约有三个小时，又不准吃饭。最后申修女不得不跪在院长面前承认自己是“装蒜”并保证今后不再晕倒了，以后院长才叫她饿着肚子去做活。

按规定，有病的修女可以吃馒头，但是从来不给吃。有的修女拿着馒头来看望病人，如被院长看见，立刻给夺过来，并且罚她们饿肚子干活。吕修女病倒了一个多月，病势临危，家里来人抬她回家，修女们把她送出大门，大家看吕修女这个下场也就是自己的下场，心里都非常难过，有的人潸潸泪下。过几天听说吕修女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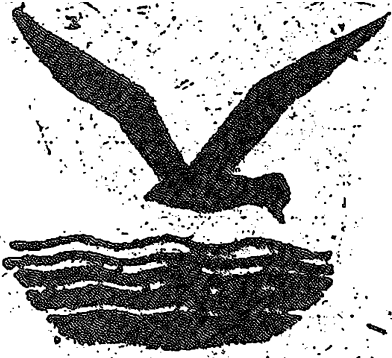
有一次，夜间十二点下起大雨，院长想起房上晾着一口

袋裏，立即令修女上房，冒着傾盆大雨去拾棗，可是院長和她寵幸的人都躲在屋裏。當時李素珍修女正發高燒，沒有上房拾棗，被院長發覺了，把她痛罵一頓，立逼着她冒雨上房。別的修女過來講情，院長一概不聽。李素珍被逼迫無奈，也冒雨去拾棗，結果病越來越重了，神志不清，並且經常說謊語：院長是活魔鬼，又來懲治人了！……這本來是實話，這道破了修女院的傷天害理的統治；但神志還清醒的人却不敢說，自知這會招來更大的不幸。

修女會不准修女與外人談話，倘與自己的母親談話，也應在第三者的監視之下，而且不准超過五分鐘。修女不能私自存錢，有錢都要交給院長。院長則完全不受限制，想作什麼就作什麼，真是為所欲為；修女們的東西，也被院長一車車地拉到她自己家中。院長真是一個封建把頭。

幾年來，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我逐漸覺醒起來，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所謂修會，就是“羅馬教廷”為了達到它的反動政治目的而設立的專門摧殘、迫害中國善良女兒的機構，用“會規”、“三願”統治壓迫着修女，讓修女作它的馴服的工具。它們提倡“神貧”，這是欺騙人的，統治者從此可以自肥，從而大肆揮霍。統治者們規定修女守“真潔”，這更是相反人性，叫人甘心受統治。我認為，在祖國一日千里的躍進時代，這種嚴重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黑暗統治必須摧垮的，以便使更多的姐妹擺脫枷鎖，把光和熱獻給祖國，把畢生的精力交給黨和人民，回到祖國溫暖如春的懷抱。





隨

感

——白天增——

我們教會里有些人一聽說宗教是反动統治階級用來統治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時，就憤憤不平。其實，只要你平心靜氣的想想，就不會有不平之感了。

其他的宗教姑且不提，就拿我們天主教來說吧：過去擁護“私有財產權”，主張“協助主義”；所謂“協助主義”，名思意就是“協助”剝削階級願剝削勞動人民。“協助主義”者認為：窮人是不能沒有的；窮人應當以“神貧”為重。這也就是說，世界上應該存在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窮

人”階級應該世世代代受剝削，祖祖輩輩當牛做馬，而“富人”階級盡可以在“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下，在“協助主義”的“協助”下，也就是在教會的贊助與支持下，世世代代，祖祖輩輩對“窮人”階級進行殘酷地剝削，“窮人”如果稍有“不軌”，就是違犯了“天主所定的秩序”。你能說像這樣的宗教不是反动統治階級用來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嗎？



更正：本刊本年第6期第10頁文署名“皮瀨石”應為“皮激石”；第7期第31頁第三小題內“和草菅人命”應去掉。

## 雜談“獻儀”

· 薄 原 ·

“儒林外史”記載：范舉人因為守孝，連象牙筷子都不肯用，但吃飯時，他却“從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園子送在嘴里。”……

由此聯想到神職人員，他們平素也是一本正經，勸人不要喜穿華衣、喜食美味，“神貧者乃真福……”。但論到他們自己却連一個那樣的也沒有，反而身不動，膀不搖，茶到伸手，飯到張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作勸別人的人。因為別人“神貧”，他們才能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日子，否則便只有去喝西北風了。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說：神職人員的福分純是騙來的，這大概不為之過吧，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說法過於武斷，因為騙與偷是血緣，小者竊鈞，大者竊國，神職人員不會是如此者流吧。

按說，吃“獻儀”不盡同於偷鷄拔烟袋的“跳樑君子”，不那麼笨拙；神職人員只須想個甚么辦法，使教友對自己死後的處境能感到不安，一切都會“應運而生”。所以神父在大堂里講完“道理”，緊接着有專人提着紅布口袋到教友面前去是不無道理的。不過，教友過於天真，以為一經“獻儀”就萬事大吉，良心跟着也就平安下來，當下次望彌撒的時候，往往不再向紅布口袋里去放什么了。於是，神父又發了愁，遂不得不翻新花樣，巧立名目：給聖母買花啦，給聖母掛幃了，給聖母按電燈，給聖母……除不必給聖母買烟和打酒外，幾乎樣

样都想周到。为不露破绽，不便总在圣母身上打圈圈，好在圣人还多着呢：大圣若瑟，圣伯多禄，保禄……，不能厚此薄彼，均应一一敬奉，义不容辞。这还不算，一年之中，四大占礼、八大占礼，圣母月、圣心月、若瑟月、炼灵月……循环往复，明供圣体、首占礼六、首占礼七……周而复始，所以，钱、钱、钱就源源而来，无尽无休，弄得即使不想“神贫”的也非贫不可了。若论这些钱果然给圣人买花、挂幛、按电灯了没有，无从察考，反正神职人员心里明白。

神职人员自称是“吃八方”的，因此对于一些良心始终平安——任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的人，当然不能任其昂首天外；但需费一番周折。比如：见贪人要施以小恩小惠，进行拉拢；见积愤的就甜言蜜语，佯作知音；见倒霉的则皱眉叹息，表示同情；见慷慨的则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穷”诉“苦”……因人而异，因人制宜，十分机动、灵活，直到那些良心本来平安的人也不安起来为止。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周旋以后，神父千拿九准地达到了目的，然后压抑、控制着内心的激动，只露出一点点微笑向主人告辞。神父心里一边总结着这次的“经验”，一面朝着另一个朱漆门走去。……

吃“献仪”本来就是行骗，与偷窃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不劳而获，都是剥削。但吃“献仪”为什么不若偷窃给人的印象强烈呢？我想，这全凭那名字起得好的缘故。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已经觉醒，表示改正这种不光采的行为的时候，不是仍有极个别的人在为这种明显的事实辩解吗，他们一口咬定：我吃的是——“献仪”。



## 天主“結合”的 被洋面“拆散”了

· 鄭 明 ·

羅馬教廷和帝国主义分子們建立了一系列的黑暗制度，強加在中国天主教友的身上，給以灭絕人性的統治，由来已久。以婚姻为例，即使夫妻双方毫无感情，甚至情同仇敌，只因已經行了婚配“圣事”，就注定是“天主結合的”，从而“人不能拆散”。帝国主义一声令下，不知多少青年男女，由于“虔奉主命，篤于信道”而断送了終身幸福。偶有倖免者，这是因为有“权势”的人施了“仁政”。

天津的文貴賓（法籍）是被洋奴走狗們誉为“圣人”的主教，他于1949年就曾施过“仁政”，現有他給羅馬的报告为証：

1949年4月25日天津

为孔先舜与白巴尔巴拉婚姻补效一事

孔先舜，“滿洲国”人，父母皆系外教。1937年，孔先舜年方17，遵父命与21岁的王姓之女結婚；婚前二人从未晤面，女方乃一“独眼”。

孔先舜与王氏同居两月之久，从未与之发生爱情，后离家而一去不返，盖孔实不願娶这一女人。

六年之后，孔信奉天主教，欲与女教友白巴尔巴



拉結婚，神父問他是否曾經娶妻，他答以沒有，因彼當時認為，既已十年未与原配同居，自身當有離婚自由，遂于長春天主堂舉行婚禮。其妻白氏亦不知彼有前妻，后二人生下三個兒女，皆虔奉天主教。

近日，緣孔先舜漸諳教規，前來對我陳述前婚問題。經過詳細考慮，鑒于時局混亂，千里迢迢，如令孔先舜回鄉，恐為共產黨殺害，是以不克詢問前妻意見；如命彼捨棄白氏，又恐三個兒女無辜被累。轉思，法典有云：解釋疑難，應以信仰為重，縱使余以神權加以豁免諒不為怪。

是故豁免孔先舜（若瑟）不必尋求前妻意見，只需與白氏在本堂神父及証人面前重新表示同意，其婚姻即為合法。

文貴賓（簽字）

文貴賓何故不忌教禁森嚴，對孔先舜如此“寬仁”呢，這個“謎”終被一位與文貴賓共事多年的老神父道破。原來孔先舜為了這件婚事曾經獻給文貴賓十四袋洋面。從此令人恍然大悟：“天主結合的，人不能拆散”，洋面則可“拆散”；中國人不能“拆散”的，帝國主義分子則可“拆散”；看來帝國主義分子是手眼通天，而錢更能通“神”了。……

話到此，還是請那些玩弄“經典”繼續維護教會黑暗統治制度的人們深思吧。

金蘋果

# 从劳动实践中得来的

天津教区神父 王云普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对于劳动已经开始有了体会。我非常羡慕工人的生活，看到他们每天愉快地劳动、休息，到時候上班、下班、学习、开会，一天天的生活多么有意义！特别是看到了他们的高贵的品质和纯朴的思想，感觉到自己跟他们一比，真是相差太远了。工人同志们一心一意跟着党走，他们和党共呼吸、同甘苦。我呢，自幼就受了很深的帝国主义毒素，向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方面发展。在过去，不仅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帝国主义、剥削阶级方面，同时在思想上，行动上也有许多对不住劳动人民的地方。现在通过劳动来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的时候，我应当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劳动感情。

由于我从劳动实践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伟大意义，改变了我过去对劳动的错误认识，从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转变为愿意劳动、学习劳动人民了。这一点变化推动我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都在热火朝天地劳动着，他们冲天的干劲更鼓舞了我，带动了我的干劲。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小组在劳动竞赛中经常领先，为此我便感到无比的快乐，在竞赛中就劲头更足。为了完成任务，多次不停车，边干活边吃饭，心情特别愉快。特别是当我看到厂方完成规划的时候，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也纳入了我的一点力量，从而更感到劳动的



可爱和劳动意义的重大。我体会到：这种心情，没有劳动实践是得不来的。

我在劳动中得到了许多新的宝贵的知识，使我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日益接近的机会多起来了，这就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党对我们神职人员的改造政策的深刻意义，仔细想来，真是叫人感动。

半年以来，通过劳动、学习，使我对党的认识也发生了较为突出的变化，深深体会到“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第一条”这句话的含义。我也深刻地感到党领导的正确，党的政策的伟大，党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生活——从一种极可耻的寄生生活中把我们引导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其中的深刻意义，只有身体力行的人才会有所领悟。以前，谈到解放和幸福生活，我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是“换了政权”而已。加上个人所受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仅不去拥护，更是歪曲、污

蔑和敌视。可是现在想来，就不一样了。过去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受尽了剥削压迫，终年辛勤劳动得不到温饱，多少人被折磨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旧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沦为半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受制于帝国主义。现在，劳动人民翻了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的国土上永远结束了它的罪恶统治，并且他们在一天天烂下去。特别是我们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十年来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育。我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怎样阻挠、破坏，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在这半年来虽有些微进步和变化，但是十分不够，这只是一个起点。



# 对自己改造的一点认识

天津教区神父 曹森林



我在解放后才陞神父，自以为年轻，没有享受过优裕的生活，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较少，也要长期进行改造未免“冤枉”。经过一系列事实的教育和自我的思想斗争，我开始找到了一些根源，那就是对自己还没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我回忆起在北京大修道院念书时，帝国主义分子夏雨田（法国人）给我们灌输的毒素感到触目惊心。他利用院长职权对我国每个重大事件和每项政策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恶毒的破坏和攻击，对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比如：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这全中国人民振奋、自豪的日子，夏雨田却向我们这群大修道生说：“中国

灭亡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权从现实上讲是存在的，但是不合法。因为它的政权是从颠覆合法政府（指国民党政府）取得的。”此外，他还疯狂地攻击党的宗教政策，制造“教难”空气，尤其是在反帝爱国运动初起时，他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这些在我的思想上、行动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虽然年轻，但是经过帝国主义的直接“栽培”的。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支配着我的行动。若说“年轻”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对一些新事物和问题往往老年神父都能接受，而我却不能接受或接受得非常迟缓呢？有些接受了，为什么还经常反复呢？这就有力地证明

帝国主义毒素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意识在我身上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我认识到认为年轻就不需要长期改造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这是自欺欺人。经过了党几年的教育，我仍然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并且对改造抱抵触情绪，想到这里，真叫人寒而慄。

回忆几年以来，我在改造

的道路上反复性很大，所以改造的任务在我身上还是相当艰巨的。

今后，我坚决依靠党、信赖党，自觉、愉快地接受改造，并通过劳动实践，培养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感情，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前进。

实现人的宇宙飞行为期不远

## 苏联宇宙飞船返回地球

8月19日伟大的苏联人民发射了一个卫星式宇宙飞船，这个飞船重达4600公斤，进入了高约320公尺的轨道。这个载有各式各样的科学仪器和所有试验用动物，其中包括两条小狗——“小箭”和“松鼠”的宇宙飞船在绕行地球第18圈时，接到地面发出的降落命令，随即从轨道上下降，准确地降落到预定地点的十公里处。

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了七十万公里以上的宇宙飞行的动物返回地球后，生活仍很正常。这说明，苏联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的天才所创造出来的卫星式飞船的发射和返回地球，是人飞往实际空间的前奏。在此让我们欢呼苏联人民伟大而卓越的成就吧！



# 揭穿伪善的丑恶面孔

·梅溪·

天空乌云密布，海洋奔騰咆哮，颶风发出一陣陣凄厉的叫声，浪头猛烈地冲击着船舷。一串串拖镣戴铐的黑人，在叨着烟卷手执皮鞭的奴隶贩子的狞笑声混和着庄严地在为他们付洗的大主教手中洋錢的叮噠声中，一个一个僵着身体，踉踉跄跄地被赶上随波顛动的大木船，象沙丁魚似地硬塞在船艙里，被販賣到美洲的大种植园里去做奴隶。

这就是当年天主教在非洲西海岸罗安达碼頭上为奴隶付洗的悲惨画面，也是梵蒂岡参与这恶名昭彰的奴隶販运的真实写照。

可是，若干年来，梵蒂岡的宣傳磨坊里却不停地磨出慌

話，說什么“圣座”是一直要求釋放奴隶，主張种族平等的。

现在就讓我們暂时揭开这层“爱”与仁慈的华丽外衣，看看所謂“要求解放奴隶”的神話的背后所隐藏的野蛮、荒謬、污垢和血腥的现实吧！

## 血腥的理論

自古以来，梵蒂岡的爵部們总爱給剝削階級的掠夺行为披上一层神圣的羽紗。1857年，美国波士頓教区机关刊物“前导”杂志就写道：

“奴隶主拥有奴隶的权利和他們拥有任何其他財富的权利是同等重要”①

据說，这是因为人的私有

权是“天赋的”，也就是天主赏的。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停留在这里。美丽的神话还得添上最后一章——给奴隶制度添上一层动人的油彩。请看，1962年“前导”编辑部的绅士们夸耀道：

“解放黑奴在理论上很好，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另一回事；不容置疑，马里兰的黑人奴隶的生活比获得自由时来得好”<sup>②</sup>

哦，原来“奴隶的生活”竟比获得“自由”还要幸福，这真是惊人的新发现！

然而，究竟是怎样个“幸福”呢？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阿普节克为我们做出了较为全面的答案。原文是这样的：

“一个有15年经验的棉花种植场主，在J·B·德包所办的第一流的南部刊物中写道，奴隶主们的开销时常是被估计得过低了。接着他作了一个他自以为是恰如其分的估计。他说，100名奴隶一年的伙食值750美元——每名奴隶一年的

伙食费是7.5元——，而这个数目里还包括了‘医药费和监工的伙食费’。其余的项目，像衣服、鞋子、被盖、采集棉花用的口袋，以及其他没有列举的物品，合计起来也是每名奴隶7.5元一年！……”

“关于田间劳动者的居住情况，可以从密西西比一个种植场主所写的一篇文章（也刊登在德包的刊物上）里清楚地看到。这位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吁请人们给奴隶以更好的居住条件——就像他自己所提供的那样。他有150名奴隶，他供给他们24间小屋，每间宽16英尺，长18英尺。这就是说，大约有6名奴隶‘居住’在一间宽16英尺长18英尺的茅屋里，而这种情况还被自豪地提出来以资效法哩！”<sup>③</sup>

嗚呼：“福音的和平使

① 約拉甫列茨基，梵蒂岡宗教、財政與政治，第226頁。

② 同上。

③ 阿普節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5頁。

者”笔触下的奴隶的幸福生活，原来就是每年七元五角的生活费和八个人住在一间16英尺宽18英尺长的茅屋哩。

### 图窮匕首見

人們要問：情况既然不是那末一回事，为什么可敬的慈母教会这样不遗余力地为奴隶制度涂脂抹粉呢？我想还是拿他們自己的話来回答吧。

庇护7世的国务卿红衣主教亢薩尔維于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上报告教皇說，对于喀斯戴尔里爵士要求反对贩卖奴隶的請求，他支吾其詞“不損及我們（梵蒂岡）”地搪塞过去了。“我考慮到”亢薩尔維解釋道，“一旦譴責贩卖奴隶，我們會得罪坚持保存这一为它带来巨額金錢利益的信奉天主教的國家”<sup>①</sup>

真是仅仅为了怕“得罪”么？国务卿先生在坦白之余，未免有点不老实了。根据雅丁神父的招供，在17世紀梵蒂岡就公开从奴隶販子手中領取每

名300瑞斯的付洗稅，单单是1486年到1641年，“聖座”从安哥拉一个轉运站便括到41,670,000瑞斯的血泪錢。

不仅这样，梵蒂岡还通过耶穌会在南美各殖民地国家进行奴隶交易。下面就是一例：

“为了滿足設在喀大吉納（哥倫比亞）和基多（厄瓜多尔）間自己的大企业对劳工的需要”西奥图·格里齐盖尔揭发道，“他們每年派遣几只船到非洲西海岸的安哥拉去，因为那边奴隶十分便宜。他們将一部分黑人卖给墨西哥的种植园主，因此，在抵銷购买和捕捉黑人的費用以及奴隶船的开支外还有盈余”。<sup>②</sup>

根据法国奴隶販卖所經理人龐夏德林保存的函件，耶穌会士一次就曾运了两船800名“健康和有病的”奴隶到布宜

① 卡罗·斯爾柴：現代意大利，第67頁。

② 西奥图·格里齐盖尔：耶穌会士，第一卷，第338頁。



諾斯艾利斯，由他經手以每名2500或150泰立尔售出。<sup>①</sup>更灭絕人性的是，这些天天“我罪，我罪，告我大罪”的“天主的仆人”还强迫印第安人和黑人同居，以便將他們的子女——混血儿——卖出去做奴隶。

不过話又說回来了，同豺狼談“人道主义”这本是“对牛弹琴”。梵蒂岡本身就是一个阴鷲狠毒的大奴隶主。还是以耶穌会为例。在美洲的智利，它就拥有五分之一的奴隶。

1767年，当他們被逐出秘魯时，还发现在它挂着十字架的“圣殿”里就有5,200名奄奄一息的奴隶。

試問，这样一个用黑人的头顱和血泪来裝飾“首席主教”的盘龙“宝座”和金碧輝煌的“圣伯多祿的权杖”的“基多代表”，怎会不使出吃奶的力气来为奴隶制度辯护哩！

### 事实在控訴

若干年来，梵蒂岡及其御

用文人一貫用糖衣来包毒葯，用和平友善的慌話来粉飾暴力的血腥罪行。他們矢口“否認黑人受到嘲弄”，毫不羞愧地宣稱“奴隶主是公正地对待奴隶的”，并且断言，所有种种虐待黑人的言論都是“奴隶制度的敌人在誹謗奴隶主”<sup>②</sup>这些辯护士振振有詞地反問道，正常的人不会虐待他們的牛或鋼琴；那末为什么要来殘酷地对待一个代表着七百元价值的奴隶呢？

事实真是这样嗎？

这里我們举馬里兰的西門·奧弗齐先生和他的奴隶湯尼的案子为例。早在1650年，湯尼独自一人实行了一次靜坐罢工——无疑是美国最早的罢工中的一次。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湯尼逃跑被抓回来，等伤一养好，他立刻又逃走了。

① 薩尔伐杜·馬德里 阿格：美洲西班牙帝国的复亡，第265頁

② 若瑟·墨菲：美国天主教徒对移民与黑人态度的分析，第137頁。

这次又被抓回来了。逃走已经不可能了，汤尼于是坐下来，不肯起身。他再也不肯做一个奴隶。奥弗齐遂把他手腕捆绑起来，绑成一个直立的姿势，然后动手打他。汤尼仍旧拒绝做为一个奴隶去服役。奥弗齐就把燃得的滚烫的猪油从他头上浇下来，汤尼就这样活活烫死。这种做法据说有点不合乎“常规”，于是，奥弗齐被传到法院询问。他对事情的经过作了一翻解释，法院便释放了他，因为汤尼是一个“坏到无可救药”的人。类似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就连美国陆军少校阿莫斯·斯托达德也忍不住叹息道：

“残酷的，乃至异想天开的惩罚，每天落在这些因饱受饥饿、劳累和鞭子摧残而体力羸弱的苦命人身上。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沿海一带，灾殃苦难的景象触目皆是，由道德败坏的奴隶主和总管——这些人大多数都表现为一种愚昧和邪恶的奇异的混合物——

所造成的创伤，折磨着过路人的情感，使他的心绞痛流血。慈悲的天主啊！您的复仇为什么沉睡不醒！”

然而，据说还是堂堂天主教的查理瓦却居然残暴地吼叫道：“说得恰当些，我们可以说‘黑人……只是为着做奴隶生的！’”<sup>①</sup>难怪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愤怒地责斥道：“天主教比起任何其他一个教会来，更为拥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 蒙着画皮的恶鬼

早在18世纪，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杰斐逊就认为买卖黑奴是一种“卑劣的行为”。他这样说道：“当我想到天主应当正直不苟的时候，我想到这制度就为祖国而战栗起来……在命运之书里，没有另一件事比黑人应当获得自由更为确切的

① 阿普杰克：美国黑奴的起义，第8页。

② 加尔德隆：拉丁美洲：它的兴起与进步，第227页。



了”<sup>①</sup>可是，那些滿口“仁慈博愛”的傳教士却幾乎異口同聲在祭台上大講其“奴隸制度是天主需要的，要取消這種制度就背叛天主”，所以奴隸應該“溫良馴服”。曾在北卡羅那居住過多年的納爾遜就不無嘲諷地寫道：

“我一向有一個習慣，就是旁聽給奴隸作的講道，因此我深深地了解奴隸們所受的宗教教育的機會。我鄭重地肯定說，我在此地居住和對這一方面進行觀察的40年當中，從來沒有聽過一次講道不是講奴隸對主人應盡的義務和職責。確實確實，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對奴隸講道不把奴隸對主人的服從說成是最根本的至高無上的宗教法則。”<sup>②</sup>

另一個資產階級學者阿普蒂克更舉出一個對奴隸講道的典型例子，來揭露那些虛偽奸詐的偽君子：

“奴隸們聽到：天主的意旨是要你們安於自己卑下的地位。你們聽到：要是不做好你

們份內的工作，你們就要在地獄中永遠受苦難。……當你們吵鬧、無禮貌、頑強或發脾氣的時候，天主就大為不高興。如果奴隸主發脾氣、凶惡或者態度粗野的時候，奴隸也不能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對付奴隸主是天主的事，不是奴隸的事，奴隸應該託天主來處罰主人。”<sup>③</sup>

應該說，這一事實不僅是對梵蒂岡的“解放黑奴的英雄”的裝扮，是絕大的諷刺，而且也狠狠地鞭撻了他們在虛偽的道德外衣下，一顆丑惡的靈魂！

但是，如果天真地認為“教皇陛下”的戈培爾們僅僅是充當一個搖旗吶喊為虎作倀的二等腳色，那就未免太小看他們了。在美國南北戰爭最劇烈的時候，南方各處的教士們便

① 丰納編：杰斐遜基本著作選集，第160頁，440頁。

②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12頁。

③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

主动地派出了以查理斯敦主教

林欽和耶穌會神父若瑟·范农为首的使节团前往欧洲，說服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政府給予南方奴隶主“更积极的援助”，暗杀发表“解放黑奴宣言”的林肯的凶手就是耶穌會派遣的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鮑斯。

这情形，連天主教历史学家若瑟·墨菲在回顧这段历史时也不能不写道：“总的說来，天主教的报刊一致認為奴隶制是一个在当前条件下應該让它存在的制度，奴隶制的废除論者和他們的綱領，不消說是受到了反抗。其口实为他們的要求太趋于极端，和支持这些要求会使国家的統一受到威胁。一些为保存奴隶制而辯护的經济学上的論据也出現了，有一点被断定了，似乎被解放的黑人的境况完全証明自由沒有为他們带来好处。有一些人甚至談到要宣布奴隶制是黑人生存所需的自然条件，对于黑人而言处于奴隶状态比較有

利。”<sup>①</sup>

或許有人說，这只是个别时期，个别修会的問題。好心的先生，別太天真啦！

1903年，美国有色人种神职人員协会的首領，天主教士若瑟·斯拉戴恩在一次公开演說中就抱怨道，教会当局阻碍黑人获得神职<sup>②</sup>。显然，这意思就是說，陷在这重重障碍背后，“圣座”是不能脫掉干系的。

請想想，就是这样一些阴险、可恶、毒辣、殘暴的小丑竟然大模大样地披起一件“人道主义者”的羽衣，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扮演“解放黑奴”的英雄，試問这怎么能叫人不发出輕蔑的笑声呢！

现在就讓这丑相和嘲笑，记录在梵蒂岡的罪恶史上，永远启示着全世界的人民認識这批假冒为善的法利賽人的无耻与卑鄙吧！

① 若瑟·墨菲：美国天主教徒对移民与黑人态度的分析，第77頁。

② 同上，第120頁。

# 貴州三“教案” (下)

周健鈞

(接上期)

1863年，勞崇光在貴州，公布中法天津條約，布告着重指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有傳教特權，同時規定豁免外國傳教士交納賦稅及各種捐款之義務。帝國主義分子胡縉理進一步向勞崇光要求將田興恕的軍門提督衙門正式劃歸天主堂。勞崇光即時同意。1863年12月，貴州軍門提督衙門撥交給帝國主義分子胡縉理，改建為南堂。次年2月，勞崇光又將白銀二萬六千兩交給胡縉理，作為賠償貴州“青岩教案”、“開州教案”的一切損失的費用。

他根據露帝國主義和爾來教侵略我國的罪行，帝國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

再向法國公使白來米請求轉向中國政府要求，白來米敦促清廷從速處理，清政府遂發出一道諭旨將田興恕發配新疆伊犁。

戴鹿芝在開州，最後是服毒自殺。趙蔚山不久失蹤。

### (三) “蕩義教案”

1873年，法國駐越南東京灣主教與法王拿破崙第三勾結，發兵侵略越南，由於越南愛國志士劉永福、馮子才等率領黑旗軍英勇抵抗，法國侵略軍被迫退出越南。但在1882年，法國侵略軍又大舉進攻越南，企圖消滅北越紅河兩岸的黑旗軍，並通過紅河侵入我國雲南。因此，法國侵略越南的計

由於清政府對田興恕的處理不符合法國要求，胡縉理

划中包括着侵华的阴谋。这时，在川、滇、黔三省的法国“传教士”，认为侵略中国的良机到来，蠢蠢欲动，准备作法国侵略军的内应，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压迫我国人民，为所欲为。1876年，在遵义天主堂任本堂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就经常打着“大法国传教士”的大字旗帜，坐着巡抚一级的大轿，鸣锣开道，耀武扬威，出入官府。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还迫令官府在开庭审判时，为他专设一席位，监督中国官员判案，如有不合其意，立即以诚方大拍公案，迫使中国官员按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图行事。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如此目无中国主权，蹂躏中国内政的横行跋扈行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切齿痛恨。时值綏阳县属蒲老场有一教友仗帝国主义势力，杀了教外人胡江，这个教友畏罪潜逃至遵义天主堂投奔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更引起地方官和人民群众的大为不满。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在遵义天主堂大量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有进无出，虐杀大批中国儿童，群众鉴于洋人致死中国孤儿，愈发含恨在心。

当时在四川重庆的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帝国主义分子，乘法国侵略军进攻越南的机会，也恣意横行，激起群众愤慨，将天主堂捣毁。风声传至遵义，遵义府人民群众，掀起反帝浪潮。加上“教民杨希伯于五月初五日挟嫌滋闹，糾約教众入炎帝庙，将做会神坛经像全行打坏，繼时看戏人众，共怀不平……”。（贵州巡抚张亮基奏报）在爱国志士蹇白三领导和鼓动之下，群众情绪激昂，“捣毁天主堂，捉杀博洋人”的口号远近传播，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及其走狗文三和（遵义哥老会头目，大恶霸）之流见到群众起来反帝，将天主堂大门紧闭，不敢出门。有一天，一群小孩在天主堂门前玩耍，从门外向天主堂抛进几

粒石子，双方发生冲突，有一老头路过，不明究竟，从门缝中探首窥看，潜藏在天主堂内的文三和，在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的指使下，手执鏢枪，猛力向老人戳去，这老人登时毙命。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还将天主堂内的人全付武装，组织起来，打开大门冲出，群众义愤填膺，也纷纷涌入天主堂，赤手空拳地同帝国主义的武装厮杀。文三和用鏢枪向逃避的五个小孩追去，将五个小孩杀死，群众愈聚愈多，帝国主义的武装组织见寡不敌众，潜逃四散，县衙派兵丁镇压群众，但群众义愤已达高潮，不顾差丁劝阻，将天主堂及堂内房屋加以捣毁，“捉杀洋人”之声，响彻云霄。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被官府保护到县衙门藏避，群众逐渐散去后，官府便将博第理放走，博及时逃至贵阳，向帝国主义分子李万美（当时的贵州主教）陈述“遵义教案”经过，李万美派博第理亲赴北京告状，博于1884年

和1886年，次到北京，通过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向总理衙门起诉，总理衙门根据地方官的报告，对博第理的控告一一加以驳斥，法方几经交涉，未能如其愿，博第理便奔走于香港、上海间，企图拉拢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压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后来法国公使人事更动，新任法国驻华公使是法国海洋军将领公斯当，此人曾指挥法国海军占领中国广州湾的一海岛巴隆。公斯当与博第理商议后，向清政府要挟，提出以下条件：1. 释放杀死五个小孩的罪犯文三和。2. 中国政府重建遵义天主堂，赔偿堂内的一切损失。

总理衙门对此条件表示不能同意，据理力争，将法国占领中国领土巴隆一事向法方提出抗议。在此期间，公斯当离职，其职务由日拉耳继任。李万美因“遵义教案”的处理未见结果，便写了一封信给日拉耳，内容如下：

“公使先生：我对于我的

新教友（指文三和）只有  
掬一把同情之泪，在我們  
四周，一切都归于毁灭。  
我是一个法国人，实在不  
能容忍下去，我心灵的愤  
恨无法遏止。这种对我們  
神圣条约兽性的侮辱和蔑  
视，这些无仁义、无羞耻  
的举动，我們是牺牲者，  
我們是见证者。在这个愚  
蠢民族的眼光中看来，我  
們可亲爱的祖国的威信，  
真是一扫无遗。公使先  
生：我把我最后的希望寄  
托于法国公使馆，恳求你  
可怜我們这被迫害的教  
区。我向你这样要求，我  
认为是我的天职，是一个  
法国好公民的作法。我相  
信有一天法国公使馆会采  
取坚决强硬的手段，使这  
个蔑视正义和宗教的驕橫  
的敌人，也能尊重他的諾  
言，也能有一点国际礼仪  
的意識。到那一天，法国  
駐中国的公使馆，在我們  
国家的一切有正义的人的

面前，必然受到贊美，受  
到一切被压迫者的爱戴和  
貴州傳教士們的尊敬。”

帝国主义分子李万美倚老  
卖老写的这封大肆誣蔑我国要  
求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信，  
由博第理亲交给日拉耳，博第  
理为了博取日拉耳的欢心，还  
将他自己作間諜活动亲手繪制  
的一张由貴阳到重庆的精緻地  
图贈与日拉耳。日拉耳接到李  
万美的信，表示极大感动，而  
对博第理的“献礼”更表示兴  
奋。为此，日拉耳对“遵义教  
案”問題极其卖力，当即串通  
各帝国主义国家駐清政府的使  
节联名向北京总理衙門交涉，  
迫使总理衙門签订了“遵义教  
案”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規  
定：1. 中国政府赔款30万两。  
其余細节由貴州政府严道台代  
表中国一方，文瑟納（貴州教  
区外事司鐸）代表法国一方为  
全权代表进行协商。2. 黔北一  
带被搗毁的天主堂及其所屬房  
屋由中国政府負責恢复。3. 中  
国政府必須責令地方官对傳教



士加意保护，允許他們傳教的充分自由。

30兩賠款由严道台在貴阳亲交与帝国主义分子文瑟納，并应用这个賠款在遵义楊柳街修建了新的天主堂。

帝国主义分子博第理回到貴州后，企图仍返遵义，以便繼續进行侵略活动，但遵义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后来改派帝国主义分子白学青駐遵义，由于遵义人民获取教訓，帝国主义分子虽然改头換面，遵义人民仍反对洋人，不許白学青入城，后来貴阳府派阮煥章带兵护送，还飭令地方官員到郊外丰乐桥迎接白学青。帝国主义分子白学青到遵义后，繼續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

× × ×

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旧中国时代干涉我国內政，侵犯我国主权的罪恶是令人髮指的。他們在中国神圣的領土上如此作威作福，真是“豺狼在邑龙在野”的反常現象。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罪惡，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記。今天，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正在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护世界和平的正义行动来回答帝国主义，中国天主教友也正在以深入开展反帝爱国的正义行动来打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統治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强大力量将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完）

（上接第17頁）

机构就是封建王朝的专制体制，它利用了人們的信仰制訂了无数的清規誠律，不許这，不許那，紧紧束縛着教友的思想，使他們忘掉祖国，甘心被

反动統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奴役。这就不难看出打着“教会至上”的招牌是为誰服务了。

☆ ☆ ☆

## 天津市神职人员开始编写

##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

为了更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我国的历史事实，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天津市神职人员开展了蒐集、编纂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工作。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广泛发动群众和充分依靠群众的方针，采取了“两结合”（写史与自我改造相结合，编史与学习相结合）、“三并重”（写片断与写专题文章并重、编写与访问并重、个人回忆与档案资料并重）的方法，三个月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摸索到了一些经验。截至目前，参加编史工作的神父、修士、修女已达40余人；写出专题文章20余篇，片断材料一万多条，共计百余万言。为了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成绩，交流经验并推动下一阶段的工作，还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编史工作展览会。

编史工作使神职人员更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本质和他们本身从帝国主义所受到的毒素影响，从而显著提高了反帝爱国觉悟，坚定了进行自我改造的决心。有的神父表示说：“开始好像没的可写，写起来越写越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是难以写尽的，令人越写越恨”；有的神父快慰地说：“编史挖出了我的反动老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更有的神父表示：编史是进行自我改造的良好方式。

不可讳言，天津市神职人员进行的编史工作仅仅处于开始阶段，还缺乏经验，写出的材料有的还不够细致，在立场观点和内容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能把工作进行到底，通过这项工作，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彻底揭露于世，作为向党、向人民的献礼。

# 向1960年国庆节献礼

本刊决定广泛征文

## 欢迎踊跃投稿应征

### (一)

1960年是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红旗，更多、更好、更全面地跃进的一年。这一年中，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各个战线上都不断取得新的光辉成就。天主教界也不例外，广大教友积极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奔驰前进；大多数的神职人员也充满信心地参加了生产建设并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鼓干劲、争上游……。总之，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和正在深入每个教友和神职人员的心中。

为了巩固和扩大我们的成绩，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自我改造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胜利，请你拿起笔来，反映这个客观现实和表示自己的决心吧！为了检阅我们反帝爱国队伍的力量，请你拿起笔来，戳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梵蒂冈的画皮，或者写出美丽的诗篇，歌颂伟大的祖国，以此作为向国庆节的献礼。

### (二)

征文内容：

1. 揭露梵蒂冈的丑恶历史如反动政治面目；
2. 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宗教侵华罪行；
3. 反映当地神职人员和教友在反帝爱国、劳动生产和自我改造中的先进人物和优秀事迹；
4.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
5. 对废除教会封建剥削和黑暗统治制度的论述；
6. 歌颂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 (三)

征文条件：

1. 每篇以不超过五千字为宜，形式不拘；
2. 来稿注明“征文”字样；
3. 征文一经发表从优致酬；
4. 征文截止日期：9月20日；
5. 当选作品，本刊陆续发表，选外作品按一般稿件发表或奉还。

本刊决定广泛征文



封面：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宣传画)  
蒋兆和作

提高警惕、加强国防、保卫祖国

沙更思作 (新华社发)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